

主编：莫默

总第 13 辑

最心跳的原创恐怖小说

新·心跳

心之刑

文/聊聊

信

文/焦松林

所有的秘密都会从嘴里说出来，
可是，没有嘴唇的人呢？

五个男生

高一零班系列（七）

文/七根胡

五个女生

落洞血盗

文/快刀

神秘的湘西诡异的洞穴，传说中的恶毒……

莫默

国内一流悬疑大师倾情奉献！

带给您真正的心跳感受！

海南出版社

恐怖+悬疑+推理+离奇+诡异
||
引人入胜+惊心动魄+精彩绝伦
||
新心跳



心跳总是有些突然

悬疑让人迫不及待

静静地触摸你**灵魂**深处的心理悬疑

一场**窒息**的悬疑之旅

超级惊悚的阅读体验

一部你无法猜得中结局的**悬疑杂志**

ISBN 978-7-5443-2358-1



9 787544 323581 >

定价:24.00 元(全六册)

目录

本期话题 / 阴谋之城

阴阳令 / 庄秦 2

城市猎人 / 悬疑之城

死了也要淘 / 安柠筱洁 17

角落 / 快刀 22

地下室的恐怖传说 / 紫龙晴川 32

祝家庄系列之猴子·人·狗
/ 莫默 46

暗黑校园 / 惊悚之城

阴阳路 / 黑白色 52

教学楼里的死亡 / 默默 57

蓝魔小镇 / 悬幻之城

今世怪谈 / 白少邪 66

长篇连载 / 密码之城

别走错房间(一) / 佚名 77

午夜剧场 / 奇闻之城 90

编编家常 / 莫默怪谈 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心跳.第3册 / 莫默编著. —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443-2358-1

I.新… II.莫… III.小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123 号

新 心 跳

主 编:莫 默

责任编辑:古 华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地 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570216

电 话:海口(0898)66830929

长沙(0731)4863905

网 址:<http://www.hncbs.cn>

印刷装订: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18

字 数:54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43-2358-1

定 价:24.00 元(全 6 册)



神探南宮奇之

阴阳令

文 / 庄秦



第一节 李舞衣要订婚了

金陵神探南宮奇寓居渝城已有一年有余，如今战事渐趋平稳，渝城作为战时首府，歌舞一派升平，大发国难财的达官贵人更是夜夜笙歌，过着醉生梦死般的生活。

南宮奇与十六岁的跟班小卫，依然住在那幢山间道 179 号的破旧西式小楼之中，平日深居简出，除了偶尔与渝城警局的李舞衣

探长下几盘围棋之外，他从不与官场上的那些人打交道。不过，最近李舞衣也有两个多月没到南宮奇家里来了，毕竟时逢乱世，渝城的治安问题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好。

这一日，南宮奇早起后，推开了二楼卧室的窗户，这才发现渝城起了大雾，浓密黏稠的雾气铺天盖地，就连近在咫尺的那棵茁壮的黄桷树都看不端详。隐隐中，他听到楼下的厨房中传来劈柴的声音，一定是小卫正在做早饭吧。

下了楼，南宮奇看到餐桌上已经摆上了一锅稀粥、三只瓷碗，还有一盘酱肉大包。他朝着酱肉大包嗅了一口，便朗声向厨房里的小卫问道：“嗨，是三条街外的阳记大包，你还摆了三只碗。怎么，有客人要来？”

小卫从厨房门边探了个脑袋出来，扮了个鬼脸，答道：“一早李探长就打来了电话，说要过

来吃早饭呢。”

“哦？！”南宮奇不由得蹙紧了眉头。他知道李舞衣公务繁忙日理万机，此番清晨就来叨扰，定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还没来得及多想，就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

开了门，浓雾里站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果然是渝城警局的李舞衣探长。都是老熟人了，李舞衣也不客气，进门后招呼都没打就坐在餐桌边，抓起一只酱肉大包塞进了嘴里。好不容易咽下之后，他才涨红了脸，对



南宫奇说：“南宫老鬼，你怎么不问我这么早到你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事？”

南宫奇揣着手正要说话的时候，厨房里传来了小卫的声音：“李探长，依着你那急脾气，南宫先生知道就算他不问，你也会主动说出来的。”南宫奇不禁暗自笑了笑，心想现在小卫果然是越来越聪明了。

李舞衣的脸忽然变得更红了，他从怀里摸出了一张烫金的请帖，递给南宫奇，说：“老鬼，我今天过来，纯是为了私事。呵呵，下个礼拜天我订婚，还请你和小卫准时到圆缘园餐厅出席我的订婚宴席。”

“啊？！你订婚了？”南宫奇不由大吃一惊，好半天才合拢嘴，诧异地问，“新娘子是谁？”真没想到才两个多月不见，李舞衣就要告别单身了。

李舞衣面露羞涩地答道：“你一定听说过新娘子的名字，是王诗婷……”

南宫奇当然听说过王诗婷的名字。王诗婷是渝城警局局长王西林的千金，今年刚满二十一，很漂亮，还留过洋。她一个月前才刚从美国回来，一回来便有无数贵公子化身为狂蜂浪蝶，围绕在她身边，她却洁身自好，从不为之心动。想不到她竟心属李舞衣，这不能不让南宫奇为多年的好友感到开心不已。

不过，南宫奇却敏锐地发现，在李舞衣的脸上隐隐潜藏着一道阴霾，便轻声问道：“舞衣，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听罢此言，李舞衣顿时高声叫道：“知我者，非你南宫老鬼莫属！”他又从怀里摸出了一张信笺，说道，“老鬼，你知道红蛇党吗？红蛇党的党魁发了话，要让我的红事变白事，喜事变丧事。”

南宫奇接过了信笺，信笺上画着一个人

像，只是几条的线条，却惟妙惟肖勾勒出了李舞衣的模样。与李舞衣头像重合的，是一副阴阳乾坤图，乾坤图的中间却有一个圆滑的孔，正好就在李舞衣的眉心处。南宫奇一眼就认出，信笺上这个圆滑的孔，是个弹孔，弹孔边还有一个印章，是一条吐着信子的弯曲红蛇。

“阴阳令？！”南宫奇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惊声问道。



第二节 阴阳令上了报纸

虽然南宫奇深居简出很长时间，却也订阅了几份渝城的报纸，对红蛇党的事迹并不陌生。红蛇党是渝城底层民众中一个极秘密的组织，据报纸上的说法，这个秘密组织始建于明末清初，起初带有反清复明排除异族的政治目的，但日子久了便变了质，党徒们专干些图谋私利的事，贩盐贩烟，甚至打家劫舍、贩卖军火、拐卖人口，无恶不作。

据传红蛇党的党魁名叫红胡子，擅使一柄驳壳枪，弹无虚发。但红胡子这个名字，只是一个花名，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甚至是男是女都无人知晓。阴阳令是红蛇党用来召集党徒追杀仇人的江湖密令，据说红胡子会亲手下画下仇人的模样，然后挂在百尺之外的墙上，扬手一枪，击中画像的眉心处，再刻上红蛇印章。此令一出，全渝城的红蛇党徒都会不惜生命竭尽全力追杀这个阴阳令上绘下的仇人。

南宫奇不由得问道：“舞衣，你是如何与红蛇党人结下怨仇的？”

李舞衣答道，身为渝城的治安长官，他自然要维护一方安平，难免与红蛇党打上交

道,在他手中也捉获了不少党徒。捉获的红蛇党徒中,确实有不少十恶不赦之人,但更多的却是因为生活窘困而涉险行事的底层民众。若遇到这种党徒,李舞衣通常会行个方便,警告一番令其悔过后再放走。但渝城警局局长王西林为了在公众面前塑造一个刚正不阿的警界形象,把其他警员捕获的红蛇党徒通通算在了李舞衣的名下,并在报纸上大肆表彰。

这样一来,李舞衣俨然成了红蛇党的头号公敌,所以红胡子才会在李舞衣订婚之前,发出江湖追杀令,以阴阳令召集全城党徒,对李舞衣格杀勿论。

接到阴阳令后,李舞衣只好整日住在戒备森严的警局之中,若不是今天渝城起了浓密的大雾,他也不敢涉险外出到南宫奇这里来送喜帖。

听完了李舞衣的诉苦后,南宫奇说道:“这可真是一场无妄之灾啊。舞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李舞衣答道:“很简单,如果老鬼你能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替我将红蛇党党魁红胡子捉拿归案,订婚仪式上自然就不会再有人来捣乱了。”

“嘁——”南宫奇苦笑一声后,说,“你都抓不到红胡子,我又哪能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捉到他?”

李舞衣连忙送了一顶高帽子:“谁不知道你南宫老鬼是三头六臂的人物?只要你出马,就算捉不到红胡子,也能让他吓一跳,不敢随随便便向我动手。”

他说完之后,朝窗外看了一眼,连忙又说道:“哎呀,雾就快要散了,我得赶快回警局去。”他戴好警帽,起身就准备朝门外走。

看来南宫奇只好帮这个忙了,他朗声说道:“舞衣,你把这张阴阳令留在我这里吧,下午我再到警局来找你。”

李舞衣离开之后,南宫奇亲笔写了一封信后,叫出了小卫,对他说道:“小卫,你带着这封信和阴阳令到今日晚报报馆去一趟,交给陈主编。”小卫接过信和阴阳令,小心翼翼地揣入怀中,快步出了大门,身影霎时便隐没在了黏稠的浓雾之中。

南宫奇回到卧室,打了一套太极拳后,就找出了一本才收到的德文原版医学杂志翻看起来。大约中午的时候,小卫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张当天今日晚报的草样。一看到草样,南宫奇就笑了。

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印着套红加粗的标题:“阴阳令重出江湖,渝城神探遭遇死亡威胁!”标题下还印着阴阳令的影印照片,李舞衣头像上的那个弹孔显得煞是骇然。正文中除了叙述李舞衣遭受阴阳令威胁的始末之外,还提到了李舞衣的好友神探南宫奇答应为他出头,誓言要竭尽全力阻止红蛇党徒的阴谋。

这篇报导,正是南宫奇授意小卫去晚报社刊登的。

匆匆吃完几个酱肉大包后,南宫奇换上一套藏青色西装,戴上一顶文明礼帽,订了一辆黄包车,就去了渝城警局。



第三节 南宫奇发火了

渝城警局位于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一座四层高的黑色大楼矗立在高墙之中,墙上还架着电网,几个身着制服的警员荷枪实弹巡逻着,每个入内的人都要接受严格的检



查。南宫奇也不由得放了心，李舞衣呆在警局大院里绝对安全。

在门岗递了名片后，很快南宫奇就被警员请进了警局大楼。

不过，李舞衣并不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除了一个李舞衣的手下，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女孩二十出头，略施粉黛，身着一款潮流时兴的洋裙，手中拿着一张报纸，却涨红了脸，仿佛一派怒色。

南宫奇注意了一下，女孩拿着的报纸，正是刊登了李舞衣受阴阳令威胁的今日晚报。

警员正对这个女孩说：“王小姐，李探长被王局长请到局长办公室谈话去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吧。”

这王小姐却说：“他在我爹地的办公室里呀？那我直接过去找他。”

南宫奇这才明白，原来这位王小姐就是李舞衣的未婚妻王诗婷。市井传说果然名不虚传，她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美女。

王诗婷正要出门去局长办公室，这时忽然办公室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李舞衣满脸沮丧地走了进来，一看到南宫奇，就怒气冲冲地大声喝道：“你这南宫老鬼，在搞什么呀？为什么今天的晚报登出了阴阳令的事？”他刚一说完，就注意到屋里的王诗婷，顿时涨红了脸。

听了李舞衣的话，王诗婷瞪了一眼南宫奇，厉声说道：“原来你就是南宫奇呀？原来今日晚报上的文章是你拿去刊登的呀？你为什么这么做？难道你不知道这会让我李舞衣都陷入新闻界的漩涡中吗？神探被歹人胁迫，那是一件让舞衣没有面子的事！”

见王诗婷如此咄咄逼人，李舞衣连忙打

了个圆场，说：“诗婷，你就别说了，南宫老鬼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南宫奇微微笑了一下，说：“舞衣，你在我家里时也曾经说过，就算我不能如期捉获红胡子，也能吓他一跳，令他不敢轻举妄动。我在晚报登这篇文章，就是要正告红蛇党徒，如果他们胆敢对你图谋不轨，我南宫奇绝对会与他们誓不两立，替你讨回公道！”

“乌鸦嘴！”王诗婷在一边狠狠骂了一句。

李舞衣苦笑道：“南宫老鬼呀，我先得感谢你这么仗义，但是你这么登出去了，那让我的上司与同僚们看了怎么想呢？他们会认为我堂堂一个探长，受了胁迫还要请你这个外人来保护。刚才我就被王局长叫去狠狠训了一番，说我堕了警察的威风……”

南宫奇脸色陡然一变，冷冷说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来找我协助捉拿红胡子呢？你去找你的上司与同僚们寻求帮助吧！”说完他就黑着一张脸，摔门之后拂袖而去。

李舞衣正要追出去，却听到身后传来王诗婷更加冷冰冰的声音：“李舞衣，不准出去！我有话跟你说！”李舞衣望了望门外走廊上南宫奇离去的身影，犹豫了片刻，还是停住了脚步。他心想，眼前还是未婚妻更加重要。南宫奇那边，还是晚上趁着夜幕抽个时间去他家里一趟吧。或许南宫奇并没说错，报纸刊登了这篇文章后，红蛇党徒真的不敢再轻举妄动，晚上去南宫奇家也不会再如以前那般危险。

但是李舞衣怎么也没想到，王诗婷接下来要给他说的这番话，竟会令他变得比南宫奇更加暴怒与愤懑。

办公室里那个警员很懂事地主动退出



房间后，王诗婷只冷冷对李舞衣说了一句话：“其实我并不喜欢你，和你结婚只是奉了我爹地的意思。在我的心里，早就有了另外一个人！婚后就算你得到了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

说完之后，她便转过身，袅袅婷婷地走出了房门。

李舞衣怔怔地呆立了片刻，然后抓起了一只茶杯，狠狠砸在地板上，摔了个粉碎。



第四节 深夜怪客

李舞衣是在一个礼拜前，在局长王西林的介绍下，与王诗婷认识的。他早已经听说王家小姐是个冰清玉洁的好女子，心知王局长有意撮合这段姻缘。当他见到美貌的王诗婷后，顷刻便动了心，而王诗婷也对他颇有好感，有如情投意合一般，所以他们在认识几日之后，便定下了婚期。

没想到王诗婷在自己面前，一直都戴上了一副假面具，这又怎么不让李舞衣气愤到极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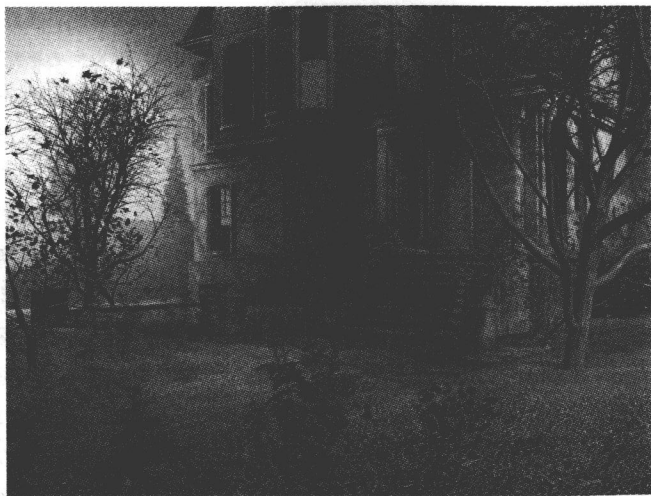
摔了茶杯之后，李舞衣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办公室。他一向自认是个文明人，从不愿受什么封建礼教的束缚。既然王诗婷已经明说早已心上有人，他又何必再苦苦单恋一枝花呢？他决定向王西林局长提请取消婚约，就让王家小姐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刚走到局长办公室外，他就听到屋里传来了“砰”的一声，是摔碎茶杯的声音。怎么，王局长也在发怒？

这时，局长办公室里传出了“呜呜”的轻泣声，正是王诗婷的声音。原来她离开了李舞衣的办公室后，便径直来到了父亲王西林的办公室。想必她也怀着与李舞衣一样的心思，想说服父亲取消今次的婚约。

李舞衣不由得感到心中一阵轻松。

不过，局长办公室里立刻又传出了王西林发脾气的吼声：“这怎么可以？喜帖都发得七七八八了，就连美国大使馆都送去了喜帖，你怎能说取消就取消？这岂不让我堕了面子，变作官场上诺大的笑柄？诗婷，下个礼拜的订婚仪式必须如期举行，李舞衣那里，我会去劝说的，你就不要再说了！”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道缝隙，眼看王诗婷就要出来。李舞衣连忙闪身躲到了一堵壁柱之后，避开了这尴尬的相见一幕。

目送王诗婷离开后，李舞衣没有再去见王西林，而是赶紧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刚走



到办公室门外,就看到南宫奇正手里拿着一顶文明礼帽从办公室里走出,李舞衣顿时喜出望外地问道:“你没生气了吗?”

南宫奇闷哼一声,不理不睬地说:“我只是回来拿刚才忘记了带走的礼帽。”说完之后,他就作势要走。

李舞衣连忙说:“南宫,天黑后我到你家来找你。”

南宫奇冷冷回了一句:“脚长在你身上,我又管得了你去哪里?”

南宫奇离开警局后,随后李舞衣果然被王西林再次叫到了局长办公室中。这一次,王西林对他甚是亲切,不住解释自家女儿只是心情不好,一时说了气话,还请李舞衣多包涵体谅。

出了局长办公室,李舞衣在自己的办公室枯坐了一会儿,也就到了下班的时间。冬天天黑得早,夜幕很快就降临了。李舞衣不再理会红蛇党徒的那番威胁之辞,走出了警局大院。一出来就遇到几个缠人的报社记者,想要采访他关于阴阳令的这档事,他挥了挥拳头,才把这些记者轰赶而走。

然后,李舞衣找了一家偏僻的小酒馆,要了一碟卤水牛肉和一瓶老字号的松石牌高粱酒自斟自饮了起来。正所谓借酒浇愁愁更愁,只饮了半瓶高粱酒,他便有些微醺,于是结了帐,摇摇晃晃地唤来一辆黄包车,趁着夜幕向南宫奇所住的山间道179号赶去。

来到山间道时,已是深夜了。

李舞衣砸了几下大门,听到有脚步声从屋里传来。门开后,他才发现开门的是南宫奇,而不是小卫。他大声对南宫奇说道:“老鬼,我心情不好,想找你诉苦!你就别再生我的气了!”

南宫奇微微一笑,将李舞衣请进了屋里,找来一张红木椅子让他坐下,然后说:“舞衣,我早就没生气了。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这会儿我在楼上还有位客人,正在谈点事。等谈完后,我再来招呼你。”他沏了一杯浓茶递过来,让李舞衣先醒醒酒,随后他便上了楼。

约莫一盏茶的工夫,李舞衣听到楼梯处传来脚步声,南宫奇与到访的客人下了楼。然后,他看到了那个客人。

客人不太高,身着一袭黑色的长衫,戴了一顶毡帽,毡帽拉得很下来,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这个客人看到坐在一旁的李舞衣时,怔了一怔,然后立刻快步走出了山间道179号南宫奇的寓所。

李舞衣也没做太多理会,他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对南宫奇说:“快来和我聊一聊吧,我的心情不好。”

“是关于王家小姐的事吗?”南宫奇问。

李舞衣蓦地一惊:“你怎么知道?”

南宫奇微微一笑,说:“今天下午,我回警局去拿礼帽的时候,在你的办公室外听到了王诗婷对你所说的那番话。不过我发誓,我绝对不是故意要偷听你们谈话的。”

既然南宫奇已经知道了,李舞衣也就没再多作解释,直接吐起了苦水。南宫奇劝说了会儿后,才渐渐让李舞衣的心情稍稍好转了一点。

见李舞衣心绪恢复了平常,南宫奇这才突然换了一个话题,向李舞衣问道:“你知道刚才那个拜访我的客人是谁吗?”

“是谁?”

南宫奇一字一顿地答道:“他是红胡子!红蛇党的党魁,红胡子!”





第五节 被妖魔化的红胡子

听了南宫奇的话，李舞衣不禁大惊失色地问道：“那个怪客是红胡子？他怎么到你这里来了？是来警告你不要管我的事吗？幸好你这里光线暗，他没认出我来，不然他现时就已经动手杀我了！”

南宫奇摇了摇头，说：“不，他不可能杀你的！”

“为什么？”

“因为——”南宫奇正色说道，“因为那封宣称要杀死你的阴阳令，根本不是红胡子发出来的，而是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发出了阴阳令！换句话说，那封阴阳令是假的！”

南宫奇解释，他让小卫去今日晚报社刊登出那篇关于李舞衣被阴阳令追杀的文章，就是想把这件事公诸于众，让红胡子也看到这篇文章。南宫奇猜测，要是红胡子知道有人假冒他的名义发布阴阳令后，便会主动与南宫奇联系，澄清此事。

果然，当天夜里，红胡子便亲自来到了山间道179号，拜会了南宫奇，澄清自己与那封阴阳令毫无任何关联。为了查出是谁冒用他的名义，他还承诺，会在暗处保护李舞衣，捉住那只幕后的黑手。

红胡子的这个承诺，自然令李舞衣很高兴。但他还是诧异地问道：“南宫老鬼，你是怎么知道那封阴阳令是假冒的？”

南宫奇从怀里取出了那张假冒的阴阳令，指着画像上李舞衣眉心处的弹孔，说道：“你注意到了吗？这个弹孔的直径是9毫米。而红胡子擅使驳壳枪，驳壳枪又称毛瑟军用手枪或菲德勒手枪，由毛瑟军工厂的菲德勒

三兄弟发明，所用子弹直径为7.63毫米。直径7.63毫米的子弹，又怎能造成直径9毫米的弹孔呢？只有一个解释，造成这个弹孔的手枪，并不是驳壳枪，而是一把口径为9毫米的手枪，最大的可能就是勃朗宁手枪。”

“原来如此……”李舞衣轻叹了一口气。饶他是渝城警局的探长，竟也没注意到这封阴阳令上弹孔的直径。

南宫奇又说道，他与渝城今日晚报社的陈主编向来交好，也询问过有关红蛇党的报导，采用的都是警局送来的新闻通稿。事实上，市井传说中的红蛇党徒，并非全是打家劫舍的匪徒，更多的是劫富济贫的豪杰。报纸上的红胡子，被警局的新闻通稿给妖魔化了。

此次红胡子愿意与南宫奇合作，共同查出是谁冒用了他的名义发布阴阳令，也是想籍着神探南宫奇的名声，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更多了解他的为人行事。

听了南宫奇的解释，李舞衣不由喜出望外，他说道：“这下有了你和红胡子的双重保护，我就不用再担心了。”

不过，南宫奇却说：“我和红胡子的保护，都只能在私下进行。你和我之间，必须要保持一定距离，别太多见面。即使见了面，也要装作翻了脸，互不理睬。”

“为什么？”

南宫奇笑了：“这都不明白吗？我把阴阳令登在晚报上，是想引出红胡子与我联络。而那篇报导肯定会让你和警局的王局长生气，所以你会和我翻脸。如果你和我走得太近，那个真正想杀你的凶徒，就会感觉危险而不敢下手。要是他不下手，我又怎么能捉到他呢？”



李舞衣明白了，南宫奇这是在为凶徒制造下手的空间，也就是所谓的欲擒故纵。他不禁为南宫奇的妙计而击节赞叹，但片刻之后，他还是闷闷不乐地说：“究竟是什么人对我如此心怀愤懑呢？我自认行事端正，不知什么时候惹到了这种魍魉小人。”

南宫奇说道：“或许，这个魍魉小人并不是你惹到的。”

“此话怎讲？”

南宫奇解释，阴阳令会选择在李舞衣与王诗婷订婚前一周发布，很有可能与王家小姐有所关联。他曾偷听到王诗婷与李舞衣的谈话，知道王诗婷与另外某个男子有染，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男子得知李舞衣即将与王诗婷成亲，因此心生嫉恨，决定杀死李舞衣泄愤。

李舞衣也不得不承认，南宫奇的分析很是合理。但是王诗婷的那个心上之人又是何许人也呢？

南宫奇看出了李舞衣心中的疑惑，于是说道：“我偷听到王家小姐对你说的那番话后，就让小卫化妆后跟踪了王家小姐，探访她的心上人究竟是谁。”他看了看挂钟，已经过了午夜。

这时，他们听到了钥匙插入锁孔扭动旋转的细微声响。不用说，是小卫回来了。



第六节 小卫跟踪的成果

小卫进了门，他穿着一件皮袄子，手上拎着一件马甲，从皮袄子的领口看进去，却发现自己里面穿着的是件褴褛的破衣裳。

“怎么样？你跟踪得顺利吗？”南宫奇问道。

小卫咧嘴一笑，说：“当然不会被她发现。在路上，我换了三次装，先是穿着马甲跟了一段路；然后脱了马甲，身着皮袄子跟了一段路；最后我走热了，所幸连皮袄子都脱了，穿着里面的破衣裳扮作了小乞儿。”

“那你有什么发现？”

小卫答道：“跟了一路，王家小姐在路上没有搭理任何人。她进了王家宅子后，我看到围墙外有一颗繁茂的黄桷树，就趁着每人注意爬了上去。黄桷树四季常绿，即使这个季节也没有落叶子，我躲在树冠上，不禁没人能发现，还正好有个合适的视线，能一眼望到王家宅子里的情形。”

“你看到了什么？”

小卫想了想，说：“我也没看到任何人来找过王家小姐，也没有书信之类的玩意儿。她回家后，喝了一碗贴身小使女熬的药汁后，就上床歇息了。”

南宫奇剑眉一挑，问：“她在喝药？”

小卫点了点头，说：“是的。”他从怀里摸出了一只纸袋，纸袋散发着浓郁的中药气味。他说道，“这是我从他家门外垃圾堆里捡回来的药渣，就是王家小姐服用的那个药。”

南宫奇欣赏地望了一眼小卫，心说这孩子真是越来越醒目了。他接过药渣后，嗅了一嗅，不禁皱起了眉头，喃喃说道：“嗯，药渣里，有白术、茯苓、人参、大枣、杜仲、桑寄生……”

李舞衣不由得插嘴问道：“诗婷生病了？她生什么病了？”言表之中，满是关切之情。

南宫奇微微撇了撇嘴，说：“舞衣，你不是不知道，我当初留学德国，学的是西医，对中医只是稍有一点了解罢了。我只能分辨出她吃了什么药，但却不知道生了什么病。”

不过呢，既然她在喝药，那一定看过了医生，不会有什么大碍。”

“那就好，那就好。”李舞衣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液，一时之间竟有些呆了。

南宫奇望了一眼窗外浓墨般的夜色，定神说道：“舞衣，现在已是后半夜了，你还是早点回屋歇息吧。以后几天，红胡子的人会在暗中保护你，但你进出的时候还是带上几个手下，扮作小心戒备的模样。不过，世人皆知红胡子是重信诺之人，那封假冒的阴阳令上既然说了要让你红事变白事，凶徒若想嫁祸给红蛇党，就只会订在订婚仪式上动手。所以，你只需静静等待一周后的订婚仪式到来，我和红胡子会安排好一切事宜的。”

李舞衣道了声谢后，依了南宫奇的吩咐，从后门出了山间道 179 号。



第七节 发生在订婚仪式上的炭烧疑案

一周后的礼拜六下午，李舞衣与王诗婷的订婚仪式如期在渝城最豪华的圆缘园西餐厅举行。

王诗婷身着一套缀了珠花的素白软绸婚纱，头戴面纱，挽着李舞衣的手臂走入圆缘园后，就发现厅里有好几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站在四只角上，警惕地打量着宾客。

李舞衣知道，这些年轻人就是红胡子派来私下保护他的红蛇党徒。他四下张望了一番，却没见到南宫奇的身影。或许南宫奇躲在了暗处，避免与他相见吧，这也正是为凶徒作案而故意留下的空间。

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侍者优雅地走到他们跟前，递过一柄钥匙，轻声说道：“我是圆缘园餐厅的大堂经理史怀诺，我们

餐厅为二位新人在二楼上准备了一件化妆休息室，这是钥匙。”

王诗婷道了声谢之后，接过钥匙，转头对李舞衣冷冷说道：“我先上楼补补妆，你在这里招呼一下客人吧。”李舞衣正想说什么，这时警局局长王西林走了过来，高声对李舞衣说道：“舞衣，过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美国大使馆的尊贵客人！他们的到来，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呀！”

在他身边，站着五六个白种西洋人。其中一个五十多岁，正是美国公使吉米怀特。吉米怀特身旁则是几个穿着同款同色西装的年轻西洋人，都是使馆的工作人员。吉米怀特用流利的汉语介绍了一番后，李舞衣却连一个名字都没有记下。

这时，又有宾客走入餐厅，是一帮警局的袍泽同僚。李舞衣连忙向美国使馆的客人告了个辞，赶过去与同僚们打招呼，安排就座。在他与同僚寒暄的时候，才发觉那几个年轻的红蛇党人悄悄走到了他附近，脚尖微微踮起。他明白，这些年轻人都受过特殊的训练，如果有人在这时候开枪刺杀他的话，这几个年轻人立刻就会一跃而起，扑到他身前，为他抵挡子弹。

同僚们纷纷叫嚷了起来，要李舞衣把新娘子带出来让大伙看看，不过看到王西林凌厉愤然的眼神后，他们顿时偃旗息鼓，不敢再多说什么。

接下来，又有众多宾客纷沓而至。王西林领着李舞衣与这些官场上的朋友应酬着，直到天色渐暗，订婚宴席就要开始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女儿还没出现，他连忙问李舞衣：“咦，诗婷在哪里？”

“她在楼上的化妆休息室里补妆休息



呢。”

“呃，你快上楼把她叫下来吧！大伙都等着她来开席呢！”王西林吩咐道。

李舞衣赶紧整理了一下西装的领口，沿着楼道上了楼。在二楼的楼道口上，立着一具铁面人的铠甲模型，模型的手中，还握着一把长长的斧头，不过斧头是木头做的，只是漆上了铁青色的颜料，看上去倒有积分似是铁制成的兵器。

圆缘园是西餐厅，在楼道里摆上这样的模型，倒也算得上是处不错的噱头。

二楼上，是一个个包间，其中一间屋被辟作了休息室，门紧紧关着，把手上还挂了一个纸牌：“请勿打扰”。

李舞衣敲了敲门，屋里却毫无动静。他又高声呼喊了几声王诗婷的名字，却依然没有人响应？诗婷是怎么了？难道她在休息室里睡着了？这时，他听到身畔传来了脚步声，转头望去，正是那个叫做史怀诺的老年侍者。

史怀诺走到门前，抚了抚门板，忽然惊声叫道：“咦，门板怎么有点发热？”

李舞衣也摸了摸门板，果然有点微微的热量。莫非房间里失火了？李舞衣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心头笼罩了一层黯淡的阴云。

李舞衣大声呼唤着王诗婷的名字，情急之下，他抬起了腿，一脚踹在了门板上。“砰”的一声，门应声而开。一股隐隐的热气扑面而来，热气之中，还夹带着逼人窒息的糊味。

王诗婷就躺在地上，脸朝地面。在她的脸上，似乎垫着一只盒子。热浪就是从盒子里传出来的，似乎有火，火却没有变作明焰，也没有蔓延。

“是炭！”史怀诺失声叫道。李舞衣连忙伏下身，低头望了一眼，看到那是一只黄铜制成的盒子，盒子里码着小块的炭，炭已经烧红了，王诗婷的脸接触到炭之后，已经被烤得皮开肉绽，面目全非。那股令人窒息的糊味，正是从她的脸上传出来的。

在王诗婷的脸庞旁，还有一根小小的木棍摆在炭烧盒里，扁扁的，约有六公分长。

史怀诺又看了看那张被踹开的门板，里面有一个插销，插销是从里面锁上的。L型的插销下方的门板上，还有一行细细密密的黑点，仔细一看，竟是一行被烤干了的蚂蚁尸体。屋里所有的窗户都是从里面关好了的，绝无外人可以进来。

这时，史怀诺突然说道：“这是炭烧盒，里面装着青罡木烧成的炭，又叫罡炭，是南洋一带用来冬天取暖的用具。”李舞衣这才发现史怀诺的声音有些变了，变得不再苍老。诧异之中，他看到史怀诺抹了一把脸，头上的白色发须顿时不翼而飞。

这不正是南宫奇吗？原来他扮作了老年侍者，一只潜藏在圆缘园西餐厅之中。

第八节 是谁偷偷进入了休息室？

王西林闻讯之后，匆匆上楼来到了休息室，当他看到女儿的尸首之后，顿时捶胸顿足，哀声痛哭了起来。

南宫奇拾起那只炭烧盒，语气沉缓地说道：“南洋一带，使用炭烧盒，不仅仅是为了取暖。只要在炭烧盒里淋上一瓢水，炭就会因为不完全燃烧，生出令人窒息足以致命的一氧化碳。一心求死的人只要下定了决心，一头栽在炭烧盒上，就会因为吸入一氧化碳



而昏迷,最终了结生命。”

“这么说,诗婷是自杀的?”李舞衣喃喃问道,他的眼眶里不由渗出了一汪浅浅的泪。

“她为什么要自杀?”南宫奇问。

李舞衣面色痛苦地答道:“因为诗婷说过,她的心里早已被另一个人占据了。她一定是想以自杀来抗争着包办的婚姻!”

痛哭的王西林听到这句话后,顿时火冒三丈地跳了起来,大声说道:“诗婷居然会为了那个恶棍而自杀!真是气死我了!我要杀了那个恶棍!”他掏出了手枪,就想下楼去。

南宫奇拦住了王西林,问道:“王局长,你说的那个恶棍是谁?”

王西林忽然脸色一变,噤若寒蝉地说道:“不,我不知道那个恶棍是谁……真的,我不知道!”

很明显,王西林在撒谎。他一定知道那个诗婷恋着的人是谁,但因为种种原因,他却不能说出来。而且,从他拔枪下楼的举动来看,这个人一定就在订婚宴席上的。

那个人究竟是谁呢?南宫奇不禁心生疑窦。

南宫奇走出了休息室,来到了走廊上,拍了拍手掌。这时,那具立在楼道上的铁面人忽然动了动,然后竟抬起脚,移动了过来。

众人吓了一跳,铁面人怎么会走路呢?难道闹鬼了?

南宫奇走到了铁面人旁,拆下了铁制的面罩,铠甲里露出了一张人脸,正是机灵的小卫。

南宫奇对小卫说道:“我让你一直在上面监视着休息间,你可曾看到有人进入王小姐休息的房间?”

小卫点了点头,说:“是的,我看到了一个人曾经进入了王小姐休息的房间。在房间里呆了大概五分钟,就出来了。”

“那个男人长什么样?”

“嗯——”小卫迟疑了片刻,说道:“那个人是个年轻的西洋人,是王小姐为他开的门,在门口,他们还互相亲吻了的……”

李舞衣愣了愣,失声叫道:“是个西洋人?”今天到圆缘园来的宾客中,只有那几个与美国公使吉米怀特一起来的公使馆员工,是年轻的西洋人。难道是其中的一个人,来休息室见了王诗婷?

南宫奇有点懊丧,他叹了口气,对李舞衣说:“唉,我以为那个凶徒就是王诗婷的秘密情人。我只猜到他针对的目标是你李舞衣,却没想到,他竟杀死了王诗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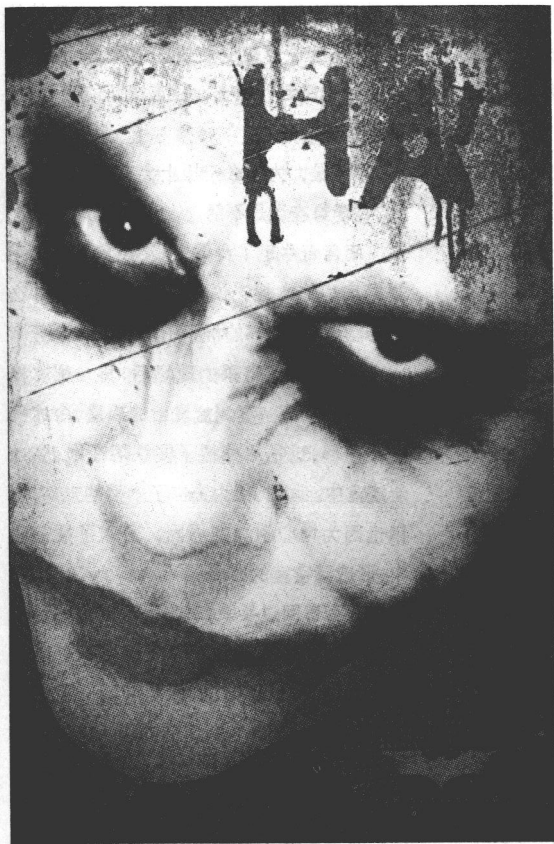
“什么?诗婷是被人谋杀的?”李舞衣大声失色,一旁站着王西林也是陡然变了脸色。

这时,美国公使吉米怀特也带着他的几个年轻手下,来到了二楼。一见到那几个年轻西洋人,李舞衣便拉着小卫冲了过去,问道:“小卫,你刚才看到是哪个年轻人走进了诗婷的休息室?”

小卫搔了搔脑门,看着这几个年轻西洋人,诺诺地说道:“哎呀,怎么这几个西洋人都长一个模样呀?”

其实呢,这几个西洋人长得并不一样,但因为小卫以前从来没见过西洋人,所以在他的眼里,这几个西洋人的模样都长得一样。同样的道理,在洋人的眼中,所有的中国人都长着一样的脸型。

美国公使吉米怀特显然有些愠怒,他厉声问道:“王小姐出了什么事?你们为什么要



内,来到渝城的?”

吉米怀特愣了愣,然后回过头,指着其中一个年轻手下,说道:“这位汤姆佩吉先生,是在一个月前来到公使馆工作的。不过他在美国早就有了家室,又怎么能成为王小姐的情人?”

汤姆佩吉涨红了脸,大声抗议道:“你说是我杀死了王小姐?真是荒谬,你凭什么这么说?”

南宫奇回过头,对李舞衣说道:“你还记得吗,一周前小卫从王家大宅门外拾回了王小姐服药的药渣,里面的成分是白术、茯苓、人参、大枣、杜仲、桑寄生。这是一剂白水养胎汤,适用于怀孕两个月的孕妇保胎。也就是说,王小姐怀孕了,而且已经怀了两个月。”

李舞衣惊声叫道:“诗婷怀孕了?”

南宫奇点点头,说:“是的,既然她饮下的白水养胎汤,是在宅子里由贴身小使女煎的,那么王局长肯定知道这件事吧?”

王西林的脸色显得很难看。李舞衣也不由得忿忿地望了一眼自己的上司。原来王西林知道自己的女儿有了身孕,却因为种种原因,王诗婷无法与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结成姻缘,所以才找到了李舞衣,让他娶回王诗婷。李舞衣平白无故做了一个便宜老爸,这是让他颜面扫地的一件事。

不过,南宫奇又是怎么确定汤姆佩吉就是王诗婷的秘密情人呢?

说我的一个手下进入了休息室?”

南宫奇表明了身份后,冷冷地说道:“王小姐刚才被谋杀了,就在休息室里。我暗中安排在这里监视的人,亲眼看到了你的某个手下,曾经在王小姐遇害前,进入过休息室。”

“可是,就连你派来监视的人,都认不出是谁,南宫先生,你又怎么确认是谁进入了休息室呢?”吉米怀特问道。

南宫奇微微一笑,说:“我当然有办法知道究竟谁曾经进入了休息室。你能告诉我,在你的这几位手下中,哪位是最近两个月

南宫奇解释道，他的理由十分简单。首先，王诗婷的身孕已经有两个月了，但她是上个月才从美国回到了渝城。也就是说，她是在美国种下了腹中的胎儿。

而小卫已经确认，今天是个西洋人进入了房间，是王诗婷亲自为他开的门，在门口两人还亲吻过。毫无疑问，这个西洋人就是王诗婷的秘密情人。既然秘密情人两个月前还在美国让王诗婷有了身孕，那么两条线索一相加，自然他是在两个月内才来到中国的。

在场的所有西洋年轻人中，只有汤姆佩吉是在两个月内来到中国的，所以他就是王诗婷的秘密情人！

第九节 蚂蚁尸体透露出的真相

汤姆佩吉是个英俊的男人，他垂头丧气地说道：“是的，我就是王诗婷的情人。因为我在美国已经有了家室，所以无法与诗婷结成姻缘。不过，南宫先生，你凭什么说诗婷是被谋杀的？你凭什么说我就是凶手？”

李舞衣也说道：“是啊，南宫老鬼，我们进入休息室的时候，也看到大门是从里面锁上的，所有的窗户也是从里面紧锁住的，没有外人能够进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密室，你为什么说诗婷死于谋杀？”

南宫奇将所有的人引入了休息室中。他指着门板的内侧，问道：“你们看，插销下是什么？”

那是一行被烤干了的蚂蚁尸体。

李舞衣诧异地问：“这里怎么会有蚂蚁的尸体？”

南宫奇说道：“因为蚂蚁有一种本能的

特性，喜欢甜的东西。如果门板上有蜜糖的遗留物，即使有被炭灼烧的危险，蚂蚁也会奋不顾身爬到门板上，搬走遗留的蜜糖，送回巢穴中的蚁后。”

“可是，为什么门板上会有蜜糖的遗留物？”李舞衣还是不解。

南宫奇弓下了身体，从炭烧盒里取出了那根扁扁的木棍，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根冰棒的棍子。当时，有人杀死了王小姐，布置成自杀的现场后，将一根冰棒放在了插销下。炭烧盒发出的热量，令冰棒融化殆尽，这根冰棒棍子便跌落在地，坠入炭烧盒中。同时，因为失去了木棍的支持，插销也因为地心引力的原因，落入了插销孔中，形成了密室的布局。”

南宫奇回过头来，对着呆若木鸡的汤姆佩吉说道：“冰棒绝对不是无缘无故放在插销下的，汤姆佩吉先生，你能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汤姆佩吉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叫了起来：“天啦，我并不想杀死诗婷的！是她逼我的！我在美国有了家室，当我知道她怀孕后，就劝她将腹中的胎儿打掉。可她要不依，非要生下来。为了掩人耳目，诗婷才决定与一个她根本不爱的人结婚。可是，要是几个月后，她生下的孩子，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婴儿，她又怎么向李舞衣探长解释呢？到时候，事态只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且，王西林局长知道诗婷腹中的婴儿是我所种下的之后，他找到了我，以此威胁我，让我在公使馆里替他美言……”

他刚说到这里的时候，美国公使吉米怀特突然大声喝斥道：“你别再说了！”

南宫奇知道，汤姆佩吉所说的话，已经



涉及到了美国公使与王西林局长的秘密。不过,就算他不说,南宫奇也能猜个七七八八。如今时局不稳,渝城的达官贵人都在想法设法寻找退路,如果局势一旦恶化,都会想办法离开渝城,前往大洋彼岸那个花花世界。

王西林正是以女儿腹中的胎儿为筹码,给自己谋取一条前往美国的后路。

“真是个混账东西!你居然胆敢谋杀王局长的千金!”吉米怀特狠狠地骂了一句之后,竟从怀里摸出了一把精致的勃朗宁手枪,指着汤姆佩吉的胸膛,猛然扣动了扳机。只听“砰”的一声,汤姆佩吉的胸前绽出了一朵血花。他立时倒在了地上,尸体不住抽搐着。只是片刻,他便停止了呼吸。

另外几个年轻西洋人立刻上前,搬走了汤姆佩吉的尸体。

吉米怀特向王西林行了一个礼之后,谦卑地说:“王局长,我为汤姆佩吉所做的一切感到万分遗憾。为了给令千金报仇雪恨,我已经亲手执行了他的死刑。我希望这件事不要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关系……”

尽管王西林心中悲痛万分,但他也知道,什么人都可以惹,但美国人是绝对不能惹的,更何况吉米怀特已经给了自己女儿一个公道。于是他只好唯唯诺诺地说道:“公使先生,您放心,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准将此事外泄,否则格杀勿论!”

吉米怀特也让一个手下拿出了一本支票簿,写出一张张美金支票,递给了在场的所有人,就连披着铠甲的小卫也没有例外。

南宫奇虽然心中有些愤懑,但为了好友李舞衣的前途,他也只有隐忍不发,默默接过了那张薄薄的支票。



第十节 无面尸的转折

红胡子派来的那几个年轻人一直都在楼下,并没有上来。王西林只是下楼,说女儿忽染风寒,被送入了医院,订婚仪式暂时取消。当然,宴席继续进行,席间也自然再也没有凶徒前来谋杀李舞衣。

整个订婚宴席就在一派平和里结束了,因为李舞衣安然无恙,红胡子的手下也只好悻悻而归,结束了今次的保护行动。

几天后,王西林宣布女儿王诗婷因为病重不治,在医院里身故。整件事也就如此不了了之。而王西林为了安抚李舞衣,发给他一笔美钞,特意让他休假一个月散心去。

在这一个月里,李舞衣天天在山间道179号寓所里与南宫奇下围棋。在此期间,美国公使吉米怀特也因为任期届满,离开渝城,回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

